

拾荒

馬宗 編著
光亨出版社印行



拾 荒

馬 宗 蟬 著

散文叢書之三

翁達藻 主編

發行人 鄺炎公
光亭出版 社印行

散 文 叢 書

翁 達 藻 主 編

拾 荒

馬 宗 霍 著

發行者

廊 炎 公

出版者

光 亨 出 版 社
北 碚 李 莊

總經售處

大 華 書 局
重 慶 保 安 路

印刷者

重 慶 印 刷 廠
重 慶 棗 子 嵐 垭 一 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封面設計 王 愚

序

我是一個極懶於執筆的人，雖則被生活壓迫到透不過氣來，仍舊非有朋友的迫促不肯寫作，甚至連自己較感興趣的翻譯工作也不做一點。結果便譯作都少之又少。以是在上海時，就有一位不知是否「精神多於物質」的大作家，曾在他的相當低級趣味的文人畫像錄之類裏面，把我擺進一羣胖作家，而說我是「物質多於精神」的。十年過去了。現在我的「物質」被抗戰減却不少，但「精神」仍未增多，真真歉然！

生而未具天才，父母又沒有給我遺下足以製造風流韻事的資本，以時時刺起靈感，——當然我也不會像某類才子那樣感到有這種需要。僅賴朋友和生活的催逼才動動筆，自然寫不出什麼好東西來，故隨寫隨即丟在破籃子裏喂蠹蟲。偶爾也有「文章是自己的好」之感，但已難尋覓的便覺得更好。因達藻兄提議要替我出一本雜文集子，初則不敢應命，繼則恐怕辜負他的盛意，又怕連這點僅的存都會失盡，才一股腦兒從破籃子裏儘量找出，略加編列，把抗戰後寫的放在前面，把爲太白半月刊的風俗誌一欄所寫的不多

幾篇放在中間，其他的則隨便放在後面，不過聊塞達藻兄之責而已，並不是要向那位「富於精神」的大作家顯示我有企圖增多「精神」之意。又因是從破籃子裏尋出的零雜貨，故即以拾荒命名。

三二、九一八紀念日

又奉县自新

世說新語

父家

因循

卷五 詩一 詩一

卷之六

卷之四

卷之四

物之通

卷之四

上
卷
一

六

新刊

世宗憲皇帝

丁亥年歲次庚辰陽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卷之五

文昭一

之與華猶人。魏默對主部羅時。

不

1

1

11

—

10

目次

第一集

抗戰時期的文人.....	一
克服你如槳的筆.....	四
熱血洗淨了「××」.....	七
如此成都.....	九
從元旦想起文化工作的朋友們.....	一〇
看了川戲後.....	一五
徵求父母之類.....	一五
孩子的天真.....	二〇
招標出版.....	二六

從招標自由想到發芽豆……………二八

招標廣告與鏢旗有靈……………三〇

救救紙張……………三三

不以人廢言……………三七

從瘋狗說起……………四〇

現代的畫在能表現現代的生命……………四三

勉強的幾句話……………四六

第二集

黑妓……………四八

吃人的野蠻人……………五三

吃「長豬」和吃蟲子……………五六

吃……………五九

裝飾.....六五

教育和性的解放了的孩子們.....七一

安布里漾島上的婚俗.....七三

荷唐多人的愛情與孝道.....七九

死與葬.....八三

無所謂奇風異俗.....八六

小人國.....八九

第三集

暑期應該利用來讀活書.....九五

哦！作母親的，這些都是你的錯！.....九七

狗.....一〇一

面具.....一一〇

面止海與巴黎.....一六六

國寧佛的內景.....一二五

補譯遺.....武五

應香對目絕交.....一三一

拚命出風頭.....一三三

戰戰戰.....一三六

序復旦就專第三屆畢業生同學會紀念刊.....一三八

一個軍閥時代的外交家.....一三九

讀書人與革命.....武

革命與革命.....武

讀書人與革命.....武

讀書人與革命.....武

抗戰時期的文人

中日戰爭的必然發生，早在人人意料之中。因而近兩年間常有一部分作文字工作的朋友會發出在戰爭中自己將罹於無可用武之境的悲觀的感嘆。他們以為一到戰爭開始，只有拿槍桿的朋友才真真能夠盡力於國家，文人除投筆從戎外，充其量不過儘能做點宣傳工作而已。

當時我也未嘗不覺得這種感嘆自有它的幾分理由。現在中日戰爭已起，鐵血相搏正烈，我從經驗中得到的結論是：「這要看你寫什麼？怎麼寫？只要果能去做宣傳而不辭艱苦，克盡其職，文人對於國家的盡力，也就不十分弱於武士了。」

敵人一顆炸彈拋入我們的鬧市，使大廈傾圮，多人都粉骨碎身，血肉飛濺；敵人破一城池，其慘殺老幼，姦淫婦女的慘況；敵機四出，或毀我文化及教育機關，或在水陸道上追轟流離無辜的難民等的殘暴行為；在戰場上敵人以精良的武器臨我，我軍無論將士兵卒，均不顧生死，以血肉之軀英勇地奮戰。時有氣吞敵人之概的偉大精神等，若能

「一由詩人文士以細膩悲壯之筆描寫出來，內則可以激起我們同仇敵愾的熱情，可以鼓
起我們後繼軍士殺敵致果的勇氣，外則可以引起國際人士的同情，並可以將此種不屈不
撓的民族精神昭示於後世。」

所以我說文人果能盡其爲文人的作用，他譬如如人體內蘊的熱，有他才可以使血液
湧奮；是遍佈人體的神經細胞，有他的活動，才可以使全身的感覺靈敏，痛癢相顧而各
部動作均得到適當的聯絡；是人類具有的記憶，有他，民族的歷史才賴以永傳，民族的
文化才賴以不絕。文人在民族危機最甚的時候，他的任務就是重要。平津上海等處陷
落後，日寇即以非法手段危害我智識份子，尤注意於作文字工作的人們者，就因爲敵人
也早已明白了文人的厲害之故。

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法國首都巴黎被圍，巴黎人連老鼠樹皮都吃光了還要堅守不
屈，大詩人雨果在他的「可怖之年」詩集中，描寫法人死傷及困守之慘烈境況，極淋漓
盡致，却提示我們以他們在堅守時所具的團結精神道：

「大家應爲一體的國民，成爲一整個人羣，成爲一整個靈魂。」

克服你如槳的筆

偶讀着繆塞的幾句詩道：

「不錯，我寫得稀少而弄弄筆墨又偏是所喜；

並非因為懶惰在我是尋常事；

可是只要我一握管作想，

就覺得是在囚船上手裏拿了一枝槳。」

這些話似乎在道出我此時寫稿的心境。我這時覺得我手頭的筆是不止重於一枝槳，我情緒的惡劣也基於困在囚船。在前期的本刊裏我雖說過文人果能盡其爲文人的作用，就如何如何，但那是指果能盡其作用而又克盡其作用者而言的。這話怎麼講呢？用大砲攻擊敵人的，只要瞄準一正確，雖難免終要犧牲自己，目的却十九可以達到；至若秀才奮勇，想以「筆尖兒橫掃五千人」時，一個不當心，那筆尖兒就會只絆倒了自己。所祈望的結果每每是不易得到的。今日抗戰力量的中堅是青年，是民衆，而領導青

年與民衆者中，却不免有別具肺肝的人闖入，於是是非之間遂生淆混，而執筆來寫幾句話的人就要感到他的筆重於槩了。

二十餘年來都在徹夜光明的大都市裏混，驟然回到這連從前已有過的清油街燈都沒有了的故鄉來，一到夜裏走路就要步步摸索，使人極爲難受。尤其是我們住的這條街，天一晚就是當前一團漆黑，於是你雖是曉得並沒有橫得有陷人的坑塹在前面，却不由己地下腳會遲疑；雖明知道城內的治安還好，總覺得四處都伏着歹人，不由己地要左顧右盼，刻有戒心，這時若看見遠遠有個人拿手電燈一晃，便立刻壯起膽來，得到安慰，從知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心是多末地切。

魯迅先生說：「鷹的捕雀，不聲不響的是鷹，吱吱叫喊的是雀；貓的捕鼠，不聲不響的是貓，吱吱叫喊的是鼠。結果，還是只會開口的被不開口的喫掉……」這大約是譬喻文能賣禍的，但是魯迅先生一輩子總在開口，絕沒有因為說過上面這幾句話就要學「明哲保身」而不開口了。

武王無道中朝累次賜以暴卒未聞

砌，懷香無心。雲和露帶星，影吞明月。拿手雪飄三盞，則立暖烘烘翻來，臂庭交感。猶
說不關會盟銀。調明映藍銀內，月所交數夜，餘壽齊國國祚升平又入，不由口服要法。翻古
天一對輝星當面。圖將黑，氣禁消滅雲地聲並竟言謝得吾留人的試連珠隨面。既不由口
育下始結識來，一條雲裏生都道要走走對愛，動人耐盡難受。大抵景好門封補景新街，
二十餘年來話并船前水開臨大橋市裏那，雖然回棹每教翻前日官戲的當初兩獄路竟
怕人嫌要濕鞋。翻古奉重無嫌了。

此項因果書中，凡一切具有關係的人，觀入。休其是非，而念其善惡。諸善者，來福報；惡者，來禍報。

熱血洗淨了「××」

一直到全民抗戰開始之前的數年間，在我們報章雜誌上凡提到「日本」兩字，或「日」字，「倭」字，都要用「××」來替代，及至全民抗戰開始之後，我們的報章雜誌上，才除去了「××」，——雖不免仍有××的出現，但所替代的字不同，也就非我們所要說的××了。——於是不特「日本」兩字可以痛快地寫出來，甚至「日寇」，「倭寇」，「倭奴」，「日本帝國主義」等等，我們高興怎麼寫，就怎麼寫，非常地隨心如意，決不受一點干涉與拘束。

某星期日晚上在智育影劇院看到影人劇團排演的「瀋陽之夜」及「蘆溝橋之戰」，都痛快地，自由地喊出了「中華民國萬歲」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後一劇是新編的，論，「瀋陽之夜」以前除廣西外，在上海及其他各地幾乎都是不能公演的。以前不說「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不容易公然地喊出，幾乎就連「中華民國萬歲」這一口號喊來都不敢十分響亮。現在竟痛快地，自由地，而且十分響亮地同時喊出了這兩個口號，

並且演至日本兵士衝上蘆溝橋頭時，我方兵士把大刀一揮，全場都喊起「殺——」來，我也非常被激動，也由不得喊道「殺——」真痛快！真自由！真自由！——可是，我們口頭的，筆尖上的這「痛快」，這「自由」，是不是我們這些用口喊，用筆寫的人自己所獲得的？不是，絕不是，我們所享有的這「痛快」與「自由」的代價是不可計量的，乃是犧牲了東北、華北、沿海沿江各省同胞的「痛快」「自由」，以至他們的生命財產換得來的，乃是北戰場、東戰場、西戰場，各戰場上英勇戰士的血換得來的！區區兩個「x x」，另有意義的除外——不再見於我們的報章雜誌上，也是我們十餘省的同胞及各戰場上英勇的戰士用汗與血來洗去的！

我們要保持着我們的子子孫孫都是這樣地「痛快」與「自由」，都永遠不再寫「x」嗎？倘使我們的答語是肯定的話，還須準備着貢獻出我們自己的汗與血來！

「x x」